

杂文集

(第四本)

马铁丁著

通俗读物出版社

雜 文 集

第 四 本

馬 鉄 丁 著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書号：0778

雜文集（第四本）

著者：馬 鐵 丁

出版者：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北京香河胡同73号）

印刷者：中央民族印刷廠
（北京西四祖家街13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開本：785×1092 1/32

印數：1—76,000

字數：52千字

1956年5月第一版

印張：2 13/16

195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5）二角

統一書號 T10008·2

定價：(5) 二角

目 錄

讀“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2
偉大的啓示	9
迎接農村新的社会主义羣众运动的高潮	19
論“砍掉”	33
農業社会主义改造与文化	38
快而穩	43
放下包袱，說老实话	45
从“老虎尾巴”說起	52
書生气种种	55
不能放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	58
再談生活中的爱好和兴趣	64
讓友誼發出光芒	69
論朋友	72
后 記	88

讀“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發表了毛主席“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一个具有偉大歷史意义的划时代的文献。

毛主席指出：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羣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來。

說新的社会主义羣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來，那是有縝密的科学根据和事实根据的。这些根据就是：

第一，我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大大鼓舞了和促進了廣大農民羣众，首先是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經濟地位貧苦或者还不富裕的農民（貧農、新中農中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的下中農）的社会主义積極性。由于我國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时有災荒和經營方法落后，使廣大農民深切地看到：要改善生活、根本擺脫貧困，只有走農業合作化的路、社会主义的路。其他的路是沒有的，是走不通的。

我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对全國人民來說

是巨大的喜訊和福音。对佔全國人口大多数的農民，当然也不例外。廣大農民从社会主义工業化建設的成就中，从全國物价穩定中、特别是从許多和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各項措施中切身体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从而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路明灯。

大家知道：在國民黨反动統治时期，我國農業生產不僅沒有發展，相反的还遭受了嚴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的粮食產量是三千億斤，是國民黨反动統治时期產量最高的一年，此后差不多年年下降，到一九四九年，粮食產量只有二千二百六十億斤、棉花只有八百八十万担。解放以后，僅僅三年的時間，我國在一九五二年的粮食產量就达到三千二百七十八億斤，棉花產量达到二千六百万担。一九五四年我國主要粮產遭到百年來所未有的大水災。但全國粮棉总產量仍然超过一九五三年的水平。

这个成就的獲得，和在農村中消滅了封建制度，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分不开的，同样也和我國在社会主义工業化建設中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分不开的，和城市支援農村，工業支援農業（自然農村也支援城市、農業也支援了工業）分不开的，特别是和在廣大農村中开展了合作化运动分不开的。

我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城市对農村，工業对農業的支援，使廣大農民發展了生產，改善了生活，提高了文化，因此也不能不对他們發生影响，而且已經發生了影

响。他們响往着幸福、美滿的生活，他們响往着社会主义，从响往進而行动起來了。他們高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合作化的路！

其次，農業合作化运动在我國並不是突如其來的，它有深远的歷史基礎。農業合作化运动不僅有苏联的經驗可以借鏡，而且我們自己也同樣有着丰富的經驗。

毛主席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我党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会主义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团体的經驗。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陝北是变工隊，在華北、華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个别地產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陝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廣。

“我党領導農民更廣泛地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並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开始成批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到現在，又已經有了差不多六年的歷史了。”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廣大農民，首先是貧苦的農民，在土地改革之后，是有着走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的，特別是今天，我國人民已經取得了全國的政权，社会主义工業建設在飛速地前進，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已經有可能在全國範圍內、全体規模上進行，合作化的优越性已經看得更加清楚和

鮮明。因此，走合作化道路的積極性也就必然更加高漲。短短六年的歷史，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發展了幾十萬個，而且絕大部分是鞏固的、增產的。這正是廣大農民社會主義積極性高漲的絕好證明。

歷史經驗又告訴我們：我黨是有能力有辦法來領導這個運動的。

六年來，由於黨的正確的領導，第一批建立起來的三百個合作社，第二批一萬三千七百個合作社，第三批八萬六千個合作社都鞏固下來了，沒有理由懷疑第四批、第五批所發展起來的合作社就不能鞏固，沒有理由懷疑我黨在預定的時間內，不能夠完成整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重大變革，自然是會有許多困難的。無視這種困難，是不對的。但是，這種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克服它，也是能夠克服的。

第三，在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眾運動高潮的到來在某些地區已經有了征候。以山西為例：全省有三百二十多萬農戶，一千二百多萬農民。到一九五五年春天，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六個，入社農戶一百三十四萬戶，農民五百三十六萬人。入社農戶占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連參加互助組的農戶在內，全省組織起來的農戶已達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六。全省有九十五個縣，六千多個鄉，到一九五五年春，不僅每縣每鄉都有了合作社，

而且有十六个縣，三分之一的鄉已基本上合作化了。

山西的情况在其他某些解放較早的地区，或者虽然是新区、但对合作化运动采取了正确的指導方針的地区同样存在的。这是一个信号，農村中廣大農民羣众已經或者即將卷入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中來了。

面对着这个高潮，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态度呢？是在运动的前面，積極地正确地加以領導呢？还是埋怨別人走得太快呢？

毛主席指出：只有前一条方針是唯一正确的方針。只有这一条方針才是正确地反映了農村的階級情况，才能滿足廣大農民决心走社会主义的路的要求；只有这一条方針才能滿足社会主义工業化所向農村提出的各項需要，才能逐步消滅工業和農業之間的矛盾；才能逐步使農業和工業在同一个基礎上，即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向前發展；只有这一条方針，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在較短的時間內把農業生產大大提高一步，並為國家積累社会主义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又只有在这个基礎上，才能進行技術改革，在農村中實現电气化和机械化；只有这条方針，才能逐步地提高全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

而后一条指導方針，即：“过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尽的清規和戒律”的方針，則是錯誤的方針。

提出这种錯誤的方針，其理由之一是認為目前農業合作

化运动的發展，已經“超过了羣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因此主張“坚决收縮”。

毛主席指出：提出这种錯誤方針的同志，是由于他們只看到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而沒有看到最大量的貧農或者还不富裕的農民，由于他們对共產党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和廣大農民对于共產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計不足的緣故。

其实不是目前農業合作化运动的發展“超过了羣众的觉悟水平”，而是这些提出錯誤方針的同志，其指導思想落后于羣众的觉悟水平，羣众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合作化的路，有許多已經走得很远了，这本是一个可喜的現象，理应珍惜和爱护他們这种热情。而我們有些同志却消極地怨恨他們走得太快。

其实不是目前農業合作化运动的發展“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而是这些提出錯誤方針的同志对現有的干部經驗水平，沒有作適當估計。他們不了解过去六年來的合作化运动已經鍛煉出大批能够勝任工作的干部和積極分子，今后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还将繼續鍛煉出更多地能够勝任工作的干部和積極分子。他們从靜止中去觀察干部，而沒有从运动中去觀察干部。干部的能力，干部的經驗不是天生的，靠开訓練班培养干部虽然重要，但是万分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去鍛煉他們，提高他們。干部在實踐中可以从沒有能力到有能力，从沒有經驗到有經驗，从經驗不多到有丰富的經驗。站

着不动，不通过干部的实践，那末，任何經驗，也包括合作化运动的經驗，是不会自动地送上門的。

提出这种錯誤的方針，其理由之二，認為目前農業合作化运动的發展，有“破坏工農联盟”的危險。其实，工農联盟的巩固是随着合作化运动的發展而加强，並不是随着合作化运动的發展而削弱。毛主席指出：我們已經有了一个工農联盟，这是建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經过去了，現在必須尋求新的基礎，这个新的基礎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業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業、对于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如果放棄这个新的基礎，而留恋于过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那才是真正的有使工農联盟破坏的危險！廣大農民要求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的路，你却不允許他参加，不允許他走社会主义的路。那末，工人階級就有脫离廣大農民羣众的可能。你不積極地領導農民羣众走社会主义的路，那末，他們就会走資本主义的路。

提出这种錯誤方針的同志，还錯誤地引用了苏联經驗。他們認為在合作化的速度上，苏联的許多地方組織曾經犯过“勝利冲昏头腦”的錯誤，这种錯誤傾向又在中國出現了。

應該指出：他們这种看法，既不合中國的實際，也不合苏联的實際。誠然，苏联的許多地方組織曾在一個時期犯过

“勝利冲昏頭腦”的錯誤，而且很快加以糾正。但是，這僅僅是問題的一面，而更重要的一面，則是蘇聯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七年時間內，又特別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六年時間內完成了農業的合作化，从而使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能夠跟上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的要求。這一條基本經驗，是我們應該記取而某些同志卻沒有記取的。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羣眾運動的高漲就要到來了。這個運動推動了農村人口的大多數走社會主義的路，這個運動又是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讓我們站在这个運動前面積極地、穩重地領導廣大農民羣眾向社會主義之路勝利前進吧！

偉大的啓示

學習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筆記

從複雜紛紜的現象中看到問題的本質，從縱橫錯綜的矛盾中找到矛盾的焦點，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發表，又一次在歷史轉折關頭替我們指明了方向，同時在思想方法上給我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才的啓示。

—

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本質是什麼？毛主席指出：“（1）廣

大農民是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

（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

廣大農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那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由於我國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時有災荒和經營方法落後，使得廣大農民，首先是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苦農民或還不富裕的農民，要根本擺脫貧困，逐步富裕起來，非走合作化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不可，其他出路是沒有的。這是一。

其次，事實告訴他們，農業合作化可以逐步改善經營方法，增強抵抗災害的能力，以致年年增產。從而凡是參加了合作社的農民都能比較迅速地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而合作社本身則出現了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新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互助友愛，在勞動中、在日常生活中同志式的協作的關係。他們再不是孤零零的個體生產，而是在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家庭里創造集体的幸福，當然也是創造集体的每個成員的幸福。這種幸福將是個體農民所不能獲得，也是無法獲得的。合作社如此具有吸引力，使廣大貧苦農民或還不富裕的農民把它作為自己的指路明燈。有些暫時還沒有入社的農民堅決要求入社，他們說“何時叫，何時到！”“半夜叫入半夜入，天明叫入天明入！”“架條橋過江也要參加社！”（見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第二版）

第三，我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建設和它的偉大成就大大促進廣大農民的社会主义積極性。農民們看到：在反动統治時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办不到的事情，人民政府几年之內就把它办到了。以水利建設为例，在反动統治時期也曾長時期高声叫嚷治淮、治黃。然而結果是“只听樓梯响，不見人下來”。嚷尽管嚷，但黃河、淮河仍然年年鬧灾荒。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还不过短短六年，淮水流域、黃河流域已經大大改觀了。治淮治黃的計劃在逐步實現，那里廣大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地超过了解放以前。更不用說我國重工業（鋼、鐵、煤、石油等）和輕工業（紗、布、糖等）的一日千里的發展，都是和農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直接間接有关的。新式的農具、農藥、肥料和工業生產的生活用品，虽然还远远不能充分滿足廣大農村的需要，但是，廣大農民却从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看到了自己的未來，他們把自己的命运和希望緊緊地和社会主義建設、社会主义改造事業联系在一起。走社会主义的路，这就是他們的結論。

第四，合作化运动对我國廣大農民來說，並不是完全陌生和突如其來的，它有着深厚的歷史基礎。远在十年內战時期、抗日戰爭時期，由于我党对互助合作运动的大力提倡和推廣，農民羣众对組織起來的优越性早就有認識的。我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反动統治，建立了全國政權之后，又有將近六年的歷史。歷史告訴我們：廣大農民是願意走合作化的道

路的，我党是有能力領導農業合作化运动的。

說到我党的領導能力，那更是無用置疑的了。只要看一看事实：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建立的第一批三百个社，第二批一万三千七百个社，第三批八万六千个社，都巩固下來了，而且都增產了。为什么第四批、第五批所建立起來的社不能巩固呢。沒有理由怀疑，我們能够按預定速度來完成整个農業社会主义改造。我党既然能够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反动統治，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也一定能够勝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說，我党能够在比較不熟悉的工業建設上實現了自己的領導，那末，就沒有理由怀疑，我党能够在比較熟悉的農業、農村問題上實現自己的領導。而且事实完全証明了我党在農業、農村問題上，在農業社会主义改造、農業合作化运动上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

以上所說，就是農業合作化运动的本質和主流。这个本質和主流却不是每一个人所能看得清楚的。有一些人看不清楚，或看得不大清楚。他們为合作化运动中所產生的若干困难嚇倒了。他們在資產階級、富農以及富裕農民的輿論压力之下屈服了。

困难当然会有的。例如羣众的覺悟水平，並不是每一个人的覺悟水平都很够了。甚至貧苦農民中間也有覺悟較差或很差的。又如干部經驗水平，也並不是每个干部的能力都能適應工作要求了。但是，这些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羣众的覺悟水平是可以随着运动的發展、根据事实的教訓、經

过我們的宣傳教育逐步提高的。干部的才干，是可以通過他們的實踐來逐步增長的。

至于“輿論”，應該指出：許多都是從片面的、錯誤的事實中引伸出來的推論。只要把真情實況給他們看看，就會塞住他們的嘴。例如有人說，某些地區糧食情況緊張是由于合作社發展得太快的緣故。事實恰恰相反：那里合作社發展得迅速，那里的糧食收購容易，而那里的糧食供應也最合理。那里合作社不發展或發展得慢，資本主義或富農勢力就趁機興風作浪，因而把本來並不緊張造成人為的“緊張”。

困難是要設法克服的，錯誤的輿論是要與之鬥爭的。我們的方向是確定了的，任何困難、任何逆流都一定要克服和排除，也是能夠克服和排除的。任何困難和逆流都阻止不了滔滔江水向東去，都阻止不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

二

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造是比民主主義革命更為深刻、更為複雜的階級鬥爭。它的主要內容是兩條路綫、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路綫和資本主義路綫的鬥爭，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

這個鬥爭尖銳地體現在農民問題、農村問題上。若干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在農民問題、農村問題上大放厥詞，向工人階級、向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猖狂進攻。不是有